

移民故事

——彭泽邑谿氏家族迁徙考

□ 谿文 辑录

时光如一条静默的江河无声流淌,在身后漫漶成一片苍茫的旷野。当我们驻足回望,那些被岁月侵蚀的足迹,还在荒芜的原野里闪烁微光。那些零散的生活碎片,被风沙掩埋的往事,如同古陶残片上斑驳的纹路,亟待有心人俯身拾掇。

将移民先辈们散落的故事缀玉连珠,用文字编织成记忆的经纬,是对生命来处的深情凝望,更是为漂泊的乡愁筑起一座灯塔。每一道岁月刻痕,都沉淀着筚路蓝缕的艰辛;每一个泛黄的故事,都跃动着生生不息的希望。穿越时空的吉光片羽,在时光长河里化作星辰,为后来者照亮前行的方向。

此刻,我从苍青色的江雾里,恍惚看见青铜浇筑般的放排人立于排筏之上。浊浪在他黧黑的脚蹼间翻涌,江风掠过他饱满的眉宇。木排顺着长江水势缓缓向前漂移。这汉子就是彭泽谿姓始祖九筹公。

命运转折中开启家族传奇

谿九筹在命运的转折中开启了家族传奇。或许,他也不曾想到,一场天意难违的搁浅,竟在八百余年间,孕育出横跨赣皖两省的家族脉络。

据族谱记载,谿九筹生于南宋,南昌府南昌县浹溪镇人氏。祖父谿晏,娶婁氏为妻,生二子谿曰昌、谿曰康。谿曰昌娶刘氏为妻,生五子依次为谿九渊、谿九鼎、谿九万、谿九皋、谿九筹。

谿九筹长大后放木排为业。一日,行至长江彭泽段峨眉洲(今棉船镇),突遭龙卷风暴袭击,木排搁浅散落于江水之中(木排搁浅的地方后来叫搁排洲,今棉船镇复排洲)。谿九筹虽获救上岸,但排散货尽使其无法回到原籍,无奈选择在峨眉洲对面的马当上元庵东边湾内居住,娶许氏为妻,是为彭泽邑谿姓始祖。据湖南谿氏族谱记载,谿九筹一胞兄迁徙湖南的具体时间为1206年(南宋宁宗时期),以此推断谿九筹移民彭泽的时间约为公元1210年前后。

一个生意失败的人流落异乡,当时生活困苦艰难可想而知。然而经过谿九筹谿胜六父子两代人的努力,至其孙三世谿秀卿时期大为改观。《彭泽县志》和彭泽谿氏族谱记载:谿秀卿于明朝洪武三年(公元1370年)任本县阴阳官,并由马当迁至县城内凤凰山下居住。至五世谿妙惠掌家时,“籍仰天池渔户业中三班”的族谱记载,勾勒出殷实家业的轮廓。六世谿信更是以贡元之身(永乐十三年即公元1415年贡生),由凤凰山下迁至城南关外石峰岭西垅(今老屋河头)居住,至此有了“五子开枝”的盛景。七世谿恭、谿敬、谿礼、谿让、谿逊五房如掌纹般在彭泽大地上舒展:谿让迁杨家塘,谿让之子谿钺于明朝正德九年(公元1514年)选贡后任湖广麻城县正堂。谿逊迁高桥(今芙蓉墩镇凉亭村大屋谿家)。

谿氏频繁的迁徙史恰似一面棱镜,折射着元明之际的社会生态,揭示了彭泽地广人稀,大量土地撂荒的现实。谿氏族谱记载:谿逊迁居高桥不久,贼寇闻其家富,半夜抢劫,致谿逊遇害。其妻何氏坚守妇道,努力抚养二子谿鏞谿鏗长大成人。这一惨剧映照出当时彭泽地方匪患肆虐,民不聊生,导致大片山林、河湖、水田、旱地荒置后急待移民开垦的现实。毫无疑问,谿姓人氏定居彭泽,为彭泽的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。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谿姓人氏坚毅果敢与勤劳,不屈服于困苦的性格。

最具时代印记的,当属明朝初期“江西填湖广填安徽”政策下的抉择——谿氏忍痛割爱将谿仁同谿仁协两兄弟送往安徽无为州(今无为市),尽管当时自家也人丁奇缺,仅留长子谿仁兴(即谿秀卿)守业彭泽。这份壮士断腕的决绝,终于在赣皖两地结出硕果:安徽无为市茂盛堂茂政堂两支如今枝繁叶茂,发展有一千七八百丁,很多人分散于安徽各地,从事各行各业,为本地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(“江西桥”就是彭泽谿姓人氏在无为定居后,为当地交通事业遗留的产物)。

谿秀卿一支在彭泽地方也是星火燎原。六百余年的发展,子孙遍布彭泽各地:芙蓉墩镇大屋谿家、大垅谿家、小垅谿家、凉亭、大房谿家、大塘坝谿家、缺里谿家,以及周边黄岭乡计家衙、谿家垅,乐观黄土港等地。杨家塘谿让一支后来迁至安徽太湖雷家咀,大屋谿家还有人到鄱阳等地发展。

文化融合中的岁月印记

八百年的在地化历程,锻造出独特的文化印记。谿姓读音从南昌方言的第四声转为彭泽腔的第二声,恰似语言年轮记载着融合轨迹。从彭泽地方特色的蒸米粑技艺到气势恢宏的板龙游艺,谿氏不仅承袭更创新着地方文化。尤其黄梅戏的传承堪称传奇——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,大屋谿家三度组建戏班,前后演出传统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《白蛇传》《劈山救母》《打猪草》《夫妻观灯》和由京剧改编的黄梅戏《沙家浜》《奇袭白虎团》等剧目,并受邀到周边村庄演出,不仅增加了村庄间的友谊,也给当时娱乐活动贫乏的乡村带来了许多快乐。

祠堂里的家族记忆

宗祠是谿氏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。这里不仅见证红白喜事,更承载着独特的岁时记忆。谿姓人氏严格的丧葬规矩:凡在村庄内逝去的谿氏族人,以享进祖宗祠堂的最高殊荣,滴水外范围(即围绕村庄的山脊往外流水的范围)亡故的村民属“野鬼”,即使他的后人有钱有势,亦不能享受进祖宗祠堂的待遇,包括在岭下居住的谿氏村民老去后。这一严格的规矩,直到近年才稍有松动。

立春时分,祠堂大门敞开,大门口设置祭坛供桌,桌子红绸围沿,中央一字摆放着茶叶、稻谷、年粿三件供品,一棵连莴带土的青菜摆在桌前。待立春时刻到来,接春的人们即时敲锣打鼓放爆竹,迎接新春。这种迎春仪式谿氏家人称作“接春”,代代相传。

腊月二十四小年庆典,则将元末“杀达子”的隐秘抗争,转化为团圆守岁的温馨。小年当天,管年头的人将祠堂内外打扫干净,张灯结彩,一幅古对子世代相承,寄望子孙繁荣,事业昌盛:“坎流自浹溪百代衣冠沾雨露,晋锡来天府九州事业际风云”。傍晚时分敲锣打鼓放鞭炮迎接祖宗,分别到寺庙接福主老爷(牌位)和土地公外婆婆(神像)进祠堂,享受族人香火祭拜(元宵节傍晚用同样的仪式送回寺庙)。礼仪完成后,按传统习俗在上祠堂中央生起一堆篝火。当篝火在祠堂里跃动,孩子们烤年粿的香气里,老者讲述着九筹公搏击江海往事,孩童眼眸中倒映着祖先的星火。

浴火重生

战火曾给这个家族刻下了深重的创伤——“躲反”前(彭泽人习惯称1938年躲避日本兵追杀为“躲反”),仅大屋谿家就有一两百户人家,面积不大的村庄,除了一条由北往东的弧形道路可以两辆手推并行外,其余通道挑着担子的人刚刚能通过。据说那时候陌生人进村,没有熟人指点,很难走出村子。1938年日本人将村庄炸成一片废墟,很多青壮年被日本兵抓住,押至洪家桥头(计家桥附近)集体杀害。至1949年解放,大屋谿家只剩下四十几户人家,且十之八九的家庭残缺不全,不是有母无父,就是有母无子。当时为了充实老屋大屋谿家人口,曾动员周围其它村庄的谿姓举家搬迁到大屋谿家居住。当时其他村庄的谿姓人氏同样遭受战争的创伤,人口锐减。

近年来,因城市建设用地,县城新区附近的凉亭、大垅谿家已搬迁至新的安置小区,小垅谿家几户人家则就近在大屋谿家岭下大路两侧建房安居……

注目往昔,江心搁浅的木排终成沃土;展望未来,檐角风铃犹在诉说:一个家族的生命力,不在于免遭苦难,而在于将生活中的苦难淬炼成前进的光芒。谿氏家族八百年彭泽迁徙史,正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、生生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。

回坑绣花楼

□ 付鹤鸣

回坑是修水着力打造的旅游景点,被称为“江南第一作家村”。

回坑村坐落在幕阜山深处,属新湾乡管辖,四面青山回还突兀,有如玉珠落在人间,无人机在五百米高空,可见“坑”内花红柳绿、小桥流水人家。“坑”内还有座绣花楼,是该村财主车音和于清光绪癸巳年所建,是修水县一张百年人文旅游名片,其古朴玲珑、构造风格、美丽的传说,让人神往。

车停回坑村部,不远处就是绣花楼。远远看去,整个回坑都是现代建筑,唯有绣花楼屹立一方,如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,踏青忘归于幕阜深山的回坑,正端坐在那里娓娓地向游人讲述着一个个不老的童话。绣花楼是个见过世面的老人,话闸一开,雪就铺天盖地地落,一眨眼,又是田野稻谷金黄;吱呀呀的木门四季开合如黄历一页页翻过,万点流萤闹醒了百年夏夜的青岚,金灿灿的油菜花铺出一层金色地毯,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,让人雀跃,让人流连,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。

绣花楼有个门楼,建在正屋出门的左侧,与别处建筑大有不同,有甚奥妙不得而知。门楼上雕刻着“东来爽气”四个古朴生风的大字,青砖墙上的石雕系马栓被游人摸得溜光润滑,见证了昔日绣花楼的荣耀与辉煌。

进了门楼便是绣花楼,虽有向导指点,可大门上“先承蜚案”四字还是把我难住了。好在有同行解释才得知《晋书·车胤传》有载:“胤恭勤不倦,博学多通。家贫不常得油,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,以夜继日焉。”楼主车音和是那个时代的智者,他深谙落叶归秋,天地轮回不可逆转,但他希望自己的子孙能继承先祖车胤窗雪案、刮垢磨光、勤学苦读的遗风,所以把这字字珠玑、熠熠生辉的四个大字写在门头上,可见古稀之年的车音和在建楼时便绞尽脑汁对子孙寄予了厚望。

绣花楼是一座典型的“上五下五”的江南民居,每一道墙都有讲究,全是长条石砌的墙脚,青砖灰瓦,翘角飞檐,墙顶和屋脊上还建有兽爪,镂花的窗子临风安静,屹立的风火墙望月怀乡。堂前挂了宫灯4盏,四条过巷各挂纱灯1盏,灯虽不是旧时灯,人也不是旧时人,却似走进了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,是那么的原始、自然、古朴。我在村里走了一圈,发现绣花楼的围墙、院落和式样,就是一个“回”字的最好诠释:青砖、灰瓦、马头墙,更是对“回”字的立体注解。据陪同的友人介绍,绣花楼整个院子占地约有3亩余,仅主楼便有500多平方米。绣花楼中间有个大天井,天井前后是厅堂,厅堂两侧摆放着古老的虎爪长条木凳,三层楼的正房分列天井两侧,中间两厅房的三楼是女人绣花的闺房,室内24扇木门窗雕刻了各种精美的“二十四戏图”,走不到两步就能惊喜地见到刻有“车音和”三字的青砖嵌在墙上,用手触摸那一块块厚重的青砖,似有一种沧桑凄凉的感觉瞬间通过筋脉抵达全身,让人心旷神怡。此刻,如果你能放下一切,静下心来,在长条凳上小坐,很快就能远离喧嚣走进另一个梦境,你会看见绣楼上那个妙龄少女,此时正手拿着大红绣球,含情脉脉地望着你,假如历史真的可以穿越,你肯定就会冲上去,把这个绣球连同美人一起揽入怀中。著名作家樊健军是如此描绘绣花楼的:在楼房的南北两侧,正对天井的位置,各有一座小楼,凌空端坐。它甚至超越了正厅的屋脊,达到了风火墙上飞檐一样的高度。那是女人绣花的地方。一个女人能够在接近云端的地方穿针引线,远瞻,怀想心事,那是一个多么崇高的位置。连男人都必须仰视。

世界那么大,追梦的人这么多,到过回坑、见过绣花楼的人又有几人?人生易逝,岁月如梭,莫等闲,要珍惜此时光,快来回坑一游,遇见就是一种美的呈现!感谢巍巍幕阜山,让我有了这种机缘,读到了百年绣花楼这本厚重的古书,我要用文字去触摸这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根柱,最好坐在绣花楼的门墩上,从一串串远去的足迹中,读出车音和的前世今生,以及百年前,他作为一名父亲,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,能摒弃世俗,花费巨额资财,为自己心爱的女儿,建了这么一栋非凡的建筑。尽管朝代更迭,车音和已驾鹤西归,可这位伟大的父亲,依然光彩照人,感动每一位来者。

一座绣花楼,让多少男人为此按下暂停键,携妻挈子前往一游,又让多少女人心生向往,成为幸福的追梦人。